

寓山園林的女性空間

曹 淑 娟*

提 要

明清時期，園林風氣興盛，園主建立了一個精密的園林藝術體系，展現其美學理念與文化價值，並期待知音前來探訪解讀。在文士間展開的各項園林活動中，往往可以得到預期交流關係，共同譜繪出園林主客相契的美麗圖像，這是大部分的園林題詠中傳遞的訊息，它也反映了傳統社會以男性為主體的社會活動與書寫現象。

然而，在這些園林中是否也有女性參與的空間呢？女性以怎樣的身份和活動締造她們與園林的關係？

本文以寓山園林作為觀察的一個窗口，寓山主客留存了十分豐富的書寫文本，其中散落著許多女性的聲音，也穿梭著許多女性的影像，本文嘗試進行其中幾個不同層面的分析，包括園主的女性家人如何以寓山作為家的延伸？異地才女如何臥遊寓山以與主人對話？嬉春遊女如何與主人互換觀看角色？以及在時間推移中，寓山男性主人逐一離席的過程裏，女性家人如何重新建構她們與寓山的關係？各種不同角色的參與，在生活實踐與書寫活動中，影響著園林空間意義的塑造。

關鍵詞：寓山、園林、女性空間、祁彪佳、商景蘭

本文 94.09.15 收稿，94.11.18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Female Space in the Yushan Garden

Tsao Shu – chuan*

Abstract

During the times from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Qing, when the Chinese infatuations with gardens reached a climax, garden owners were often found to develop an intricate system of artistic expression to accentuate their gardens' underlying aesthetic assumptions and cultural value. They did so with a view to attract like-minded literati to visit their gardens, as well a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gardens.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ere many *yuablin tiyung* (園林題詠)—literary works arising from various activities centering on gardens—which described the meetings of the minds in the context of a garden. These works show that the expected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uest and the host was in fact attainable. Of course, the figures in these works are predominantly male, reflecting the male-centeredness characteristic of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at large, and of writing in particular. This leads us to ask: if there was room for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these activities, what roles would these women play and what relations would these activities bring forth between them and the garden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e paper takes the Yushan Garden (寓山園林) as our window to explore this female world. Among the wealth of texts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reated in association with this particular garden by both its owner and the guests, we find a number of female voices and female figures. The paper will look at this set of materials from a number of perspectives. These include: how the female members of the owner's household viewed the Yushan Garden as an extension of their home; how the educated female visitors interacted with the garden and conversed with its owner; how women coming out to see the seasonal sights of the spring switched places with the owner in viewing the garden; and finally how,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the departure of a succession of owners, the female household members reconstitute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garden. As we shall see, interaction with the garden in these various roles had shaped the creation of the garden's spatial meaning both in daily life and in writing.

Keywords: Yushan, garden, female space, Qi Biaoja, Shang Jinglan





寓山園林的女性空間

曹 淑 娟

一、前 言

明清時期，造園風氣普遍，園林可居可遊的性質，一方面體現著主人的審美意趣、價值取向，一方面也提供現實的功用，可以進行家族聚會、詩社雅集、遊園聯歡等社交活動。這些活動的參與者不限於男性，對女性而言，造園與遊園風氣的普遍，也為她們打開了一扇體察自然訊息以及人際交流的窗口。相較於閨閣繡房的掩蔽性，有著水石花木、天光雲影的園林是一種敞開，但它又在固定範疇之內，受到了一定的局限與保護。園林中的女子出沒於樓臺木石掩映的景象之間，也遊走在私密與公眾的空間邊界，與迂迴曲折的園林幽致相互呼應。湯顯祖、曹雪芹都看到了這點，創造性地詮釋了園林空間對女性的意義。

《牡丹亭》裏的杜麗娘因遊廢園，見到「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驚覺年華流逝，而有深情一夢，以園林為場景，鋪陳少女原先隱密在心的情愛想望。爾後麗娘的癡情眷戀、芳魂繾綣，終於盼得柳夢梅前來認取此番情緣，也在那牡丹亭畔的柳前梅邊推展，作為湯顯祖情觀的具象演示。《紅樓夢》裏為元春省親興造的大觀園，構築了一處純淨的女兒國，寶玉與黛玉、寶釵諸姐妹們在此展開情愛追尋、生死依戀，大觀園的建立、破壞和幻滅，同時也是園中兒女們情的幻滅、美的幻滅和理想的幻滅，透露曹雪芹對



現實人間的悲苦觀照。^①《牡丹亭》與《紅樓夢》的出現，必然是以明清園林風氣興蔚作為背景，其中有部分真實的人間園亭的投影，結合了藝術想像再加以創造。書寫者成功地塑造了具有自覺意識的女性生命，在戲曲小說的虛構園亭裏，搬演著豐富生動的人間情節。

而真實的人間女子在真實的人間園林裏活動，各自對應其生命歷程與環境差異，想必各有其真切領納的感受與思慮吧。

與其他明人園林相較，寓山園林留存了較為豐富的書寫文本，筆者嘗試資藉這些文本，勾勒與寓山園林有關的女性活動，探討她們與寓園的對應關係。相關文獻可大別為三群組：（一）寓山主人祁彪佳興造寓山之際，除了自己大量書寫園記詩文，同時也推動親族朋友參與書寫寓山的行列，最後經過選取刪汰，彙編為《寓山注》、^②《寓山遊吟》、《寓山題詠》、《寓山詞》、《寓山十六景詞》、^③《寓山續志》等，^④包括二百餘位作者、近千首主客詩文，在明代園林中是十分突出的實例。其中保存的女性作者可考者六人七詩：梁孟昭二首、周潔一首、葉小紉一首、沈華鬘一首、沈憲英一首、柳隱一首，所占

① 張淑香先生曾經深刻指出：花園作為杜麗娘接受情慾啟蒙與出發冒險以及回歸的關鍵空間，是她內在世界的中心，一個完成自我靈魂內在成長的地方。請參見〈杜麗娘在花園——一個時間的地點〉（「湯顯祖與牡丹亭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2004年4月）。另任明華《紅樓園林》（臺北：時報文化公司，2004年7月）從園林與文學的關係，討論大觀園的原型與寓意、居住環境與人物性格、閨閣文學、情愛模式等問題，雖非嚴謹的學術論著，然觀看角度相當敏銳。

② 《寓山注》上下二卷，以祁彪佳四十九景小記為主，下附親友五言詩，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有明崇禎間刊本，本文論述《寓山注》以此本為據。

③ 祁彪佳再將《注》、《遊吟》等集與寓山記、賦、評、問、夢、述等文章共同編輯為《寓山志》，據筆者所知，全本僅見於日本尊經閣，承李嘉瑜、鄭秀娟二位先生輾轉幫忙聯繫，得見《注》外內容，謹識謝忱。本文論述《注》外詩文，以此本為據。《寓山十六景詞》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稿本作《寓山十六景詩餘》。

④ 《寓山續志》較為晚出，獨立刊行，體例近似《寓山注》，唯無主人園景小記，僅有各景點之題詩，共有新舊景點六十餘處。北京國家圖書館有藏，承北京大學博士候選人張健捷先生於歲暮嚴寒中不辭辛勞幫忙謄錄，於此謹識謝忱。



比例雖小，而諸人爲晚明優秀女詩人，考察諸人如何參與寓山的題詠活動，應有助於瞭解當時文壇士女交流活動情形。（二）寓山女主人商景蘭自身即爲傑出閨閣詩人，有《錦囊集》傳世，詩六十七首，詞九十四首。《靜志居詩話》云：「祁、商作配，鄉里有金童玉女之目，伉儷相重，未嘗有妾媵也。公懷沙日，夫人年僅四十有二，教其二子理孫、班孫，三女德淵、德瓊、德蒞，及子婦張德蕙、朱德蓉，葡萄之樹，芍藥之花，題詠幾遍，經梅市者，望若十二瑤臺焉。」^⑤祁彪佳與商景蘭共有三兒四女，長子早殤，二女失載，^⑥理孫婦張德蕙、班孫婦朱德蓉、長女祁德淵、三女祁德瓊、季女祁德蒞皆能詩，^⑦一門才女，居遊於密園與寓園，^⑧在她們的詩文中，見證著園林的改建與興衰，更糾結著國家覆滅與園林主人死亡的哀思，與《寓山志》中的詩文有異。（三）祁彪佳日記今日知見者十五種，始自崇禎四年（辛未 1631）秋冬，終於弘光

⑤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卷23，頁727。

⑥ 祁商女媳以「德」字排行，唯二女失載，似不善詩，商景蘭有〈代卜容寄妹〉、〈代卜容閨怨〉、〈代卜容怨詩〉等作，可能即指二女，應裕康：〈王編祁忠敏公年譜述評〉主此，《中國學術年刊》第3期（1981年），頁138。然胡文楷以之爲三女德瓊之字，唯誤植爲「卜客」，《歷代婦女著作考》（臺北：鼎文書局，1973年5月），卷11，頁309。筆者認同應氏，德瓊另字修嫣。

⑦ 商景蘭：《錦囊集》一卷，舊名《香奩集》，祁德瓊有《未焚集》存詩六十六首，俱附於《祁忠惠公遺集》後。祁德淵有《靜好集》，祁德瓊有《寄雲草》，今俱未見。《紹興府志》著錄張德蕙與祁德淵、朱德蓉等，合著有《東書堂藁》，胡文楷推論《錦囊集》後附刻一卷，當即此書，幸存少數作品傳世。另商景蘭之妹商景徽亦能詩，適上虞徵士徐咸清，《詠離堂詩草》未傳。其女徐昭華，從毛奇齡學詩，稱女弟子，有《徐都講詩》，附於《西河全集》。諸人著作情形參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卷6，頁124；卷11，頁308-309；卷13，頁363；卷14，頁385；附錄，頁92。本文引述商景蘭及其女媳作品，以《祁彪佳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2月）爲據，該本依道光十五年山陰杜煦、杜春生昆弟編輯之《祁忠惠公遺集》重行整理圈點排印，以「忠惠」爲乾隆追加之諡號，故改名爲《祁彪佳集》。

⑧ 據祁彪佳《越中國亭記》所載，與祁氏親族有關之園林十餘處，其中寓園爲祁彪佳所闢，密園則爲其父祁承燦所構，二者爲彪佳及其妻子兒女主要居遊之所。



元年（乙酉 1645）沈水殉節前夕，總稱《祁忠敏公日記》。^⑨自歸鄉後，所記幾無間斷，其中包括興築寓山的各項工程，親族賓客的遊園行蹤與題詠，與造園並行的賑濟施藥等長期社服工作，以及他與妻子出入寓山工作、休閒的細膩記錄，它們作為日常生活的瑣記，雖然不免簡短細碎，卻是一種實存情境的勾勒，藉由斷片的聯綴、拼貼，或許可以為點狀散落的詩文題詠，嘗試尋訪相關的線索，稍稍填補背後的空白。

環繞著寓山園林的相關文獻裏，散落著許多女性的聲音，也穿梭著許多女性的影像，本文嘗試進行其中幾個不同層面的分析，包括園主的女性家人如何以寓山作為家的延伸？異地才女如何臥遊寓山以與主人對話？嬉春遊女如何與主人互換觀看角色？以及在時間推移中，寓山男性主人逐一離席的過程裏，女性家人如何重新建構她們與寓山的關係？女性藉由各種不同角色的參與，在生活實踐與書寫活動中，影響著園林空間意義的塑造。

二、家的延伸——奉母撫幼、攜手偕老

崇禎八年，祁彪佳告病歸鄉，侍奉老母、陪伴妻子為其規劃中理想生活情態。其由京師南返，五月抵吳江，先在別墅「偶居」盤桓月餘，迎來母親與妻子，「家庭聚首，洵有至樂」。期間即多次奉陪諸女眷出遊西湖及湖畔園林，夫妻二人更常買湖舫遊湖，或者陸行遊山。^⑩試讀二則小記：

(1) 午後偕內子買湖舫，從段橋遊江氏、楊氏、翁氏諸園，泊於放鶴亭下，

暮色入林乃放舟西冷，從孤山之南戴月以歸。

(2) 偕內子放舟于南屏山下，予熟寐于柔風薄日中，夢魂栩栩，為乃欵聲所

⑨ 《祁忠敏公日記》十五卷，收錄於《祁彪佳文稿》（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所藏珍本，1991年）。本文所引日記以此本為據，為免繁瑣，並節篇幅，注中出處將只以數字標示崇禎年月日，如《感慕錄》崇禎十三年十二月一日作 13.12.01，並標示《文稿》之總頁次。

⑩ 依其日記所載，五月十一日舟抵吳江，至六月二十三日返山陰，家人聚首遊湖情形詳見 08.05.11-08.06.23，頁 1017-1021。



觸醒，自雷峯塔移于定香橋，閑步堤上，值微雨乍至，從湖心亭歸庄。^⑪表面上是祁彪佳帶領女眷出遊，實質上，更像是女眷的溫馨親情為西湖這座公眾園林帶來家居情味，以供宦遊歸來的遊子獲得身心的止泊。這段返鄉途中的插曲，彷彿預告著未來園林之興的追尋。

歸返山陰梅市之後，仍時有奉老母出遊、觀雪之行，^⑫同時開啓卜築寓山之興。寓山為鑑湖邊的小山，是一自然山林地，稍加整治，便也兼具山水之美。所以雖然第一批工程——寓山草堂、志歸齋、太古亭——在八年十一月底才定址、施工，^⑬但從九年春天起，寓山便已成為祁家女眷最常出遊、小憩的休閒所在。彪佳在兄長季超、止祥、友人鄭九華、陳長耀等人的引導下，逐步開拓了園林美感的欣趣與技藝，他在寓山若有新的景象建設，往往優先邀請母親、孀母等前來分享。日記中時時可見相關記載，如九年初在寓山搜剔山石、疊石成峰，「老母偕諸媳諸女亦至觀焉」。^⑭秋天蒐得冷雲石，遠閣、靜者軒等建制陸續竣工，母親從何家姊之靜室歸來，即在寓山再為母親舉行壽慶。^⑮十年初，「於山趾得泉，色味不減中泠」，命名為沁月泉，數日後即請諸位女性長輩至山奉茶：「商家姑至，與老母及孀母至寓山，予烹泉以奉。」^⑯南池開鑿後，遍植蓮花，入夏，「見池蓮盛開，請老母共孀母觀之。」^⑰九月芟薙殘荷後，與妻子「奉老母及諸孀至山看芙蓉」，並「令奴子掛燈於山，奉母出觀，纍纍如繁星麗天。」^⑱十一年初，祁家婆媳往遊陶堰看燈三日，元宵始歸，彪佳特地在十九日午後奉老母及諸兄弟、何家姊至寓山看燈、放花火，引

⑪ 分見 08.06.10、08.06.23 之日記，頁 1019、1021。段橋或稱斷橋。

⑫ 如「理棹具饌請老母出遊，時適姨母及舅母在」、「雪霽，偕兄弟輩奉老母觀雪，至柯園邀孀母同行」，見 08.11.04、08.11.13，頁 1033。

⑬ 08.11.30，頁 1035。

⑭ 09.02.06，頁 1043。

⑮ 09.08.24，頁 1059。

⑯ 10.01.29、10.02.07，頁 1074。

⑰ 10.06.01、10.06.05 兩度記載奉母親與孀母觀蓮。10.06.14 諸女眷再入寓山，則可能同時欣賞剛栽植的數十本秋海棠。頁 1088-1089。

⑱ 10.09.05、10.09.08，頁 1097。



來觀者如堵。^{①⑨}不論是邀請共賞逐漸豐美的園林景象，或者以寓山作為特殊節日進行特殊儀式的場所，來遊寓山作為承歡膝下的另類表達方式，此類事例，不勝枚舉，皆可見出祁彪佳興築寓山，除了作為個人的美學實踐之外，同時更以寓山作為天倫之樂實現的場域。

往往結伴同遊的老母、孀母及商家姑，分別代表三系親族：彪佳返鄉，父親夷度先生(1565-1628)謝世已七年，母親王太夫人為家族的精神領袖；孀母指祁承勳夫人，時與堂兄多佳居柯園，與寓山相鄰，而承勳有妾，諸孀亦曾相偕同遊寓園；商家姑指嫁入商家之姑母，而商家正是祁彪佳之岳家，居城中，與祁家過從甚密。三位女性尊長的親密結伴，有時更率領女媳同行，代表著血親與姻親關係的全面和諧、人情靜好。彪佳以兒子、姪兒、甥兒的身份，有時在場、有時不在場地起著綰結的作用；而寓山盛開的蓮花、沁冽的泉水、燦爛的花火等，正好以自家的美好景致，來烘托親族歡聚的美好。

妻子商景蘭的出入寓山，較諸三位女性尊長的倫理宣示作用，要更深入地參與了寓園的生成與運作。祁商夫婦情篤，彪佳除表現在未嘗娶妾的情愛專一上，更流露在日常生活細節的聯結，日記中時有共同遊園、奕棋、讀書的記載。寓園的開闢，自八年初冬規劃階段，彪佳即邀請妻子共同參與，^{②⑩}彼時鄭九華、陳自譽、祁駿佳、祁多佳、無迹等人皆曾提供意見，商景蘭在龐大的顧問團中，是否曾對寓山的規制起關鍵性的影響已無可考，建築佈列可能也非她所擅長，筆者認為重要的是，彪佳表達了對女主人的尊重。爾後，彪佳以一片痴癖投入開園工作，商景蘭則有數年密集懷孕、生產的過程，^{②⑪}但在彪佳日記中仍大量記存了夫妻共同入山的行蹤，除卻前文所述陪侍尊長出遊之外，商夫人的幾種寓山行程值得留意。

一是參與寓山的花木植栽與農圃採收的工作，「種花樹于兩堤」、「督奴

①⑨ 11.01.12-11.01.19，頁1111-1112。

②⑩ 08.10.27有「同內子卜築于寓山」之語，頁1032。

②⑪ 09.06.24、10.05.16、11.11.23連產三女，而14.12.09復有早產血崩之事。頁1055、1087、1139、1278。



子種花木」、「摘香圓於幽圃」、「植芍藥於八求樓前」、「收荳於幽圃」、「刈油菜子」，^②以及歷年的三月天，往往皆可見到商夫人帶領女輩採茶的身影。^③寓山園林中包括豐莊、幽圃等農作經濟園區，是它的一大特色，也是時人評論祁彪佳與寓園時往往特別著意之處，如陳函輝閱讀寓山的相關文本，即以作為父母官的敏感，將幽圃、豐莊從四十九景中特別提舉出來，用以詮釋他所認識的主人的淑世情懷，並呼應著主人在出處之間的斟酌，提出「既憂樂之不與人殊，何江湖之不為廟廊？」^④以為主人的園林活動交遊中，焉知不也同時包著對時代的憂患與生民的關懷。而商夫人參與這些草木農作的栽種與採收，是她與具體寓山最親切貼近的接觸，其中有她對植物的喜愛情感，這也表現在她的詩詞吟詠題材上，若再加上她曾對夫婿提出「土木為規」的勸戒，^⑤其中應也包含有她個人經營寓山的理念的實踐。參與各種花木的栽植、照護與收成，商景蘭以她的心力與汗水，而非僅以夫人的身份，建立她與寓山的關係。

二是與其他女性友人的閨閣聚會，選擇在寓山進行，見諸記載的有十一年五月「內子延雲間張隆生夫人小酌，老母暨孀母亦在。」十二年三月「內子于午後出寓山，晤雲岫夫人。」四月「內子至山晤王雲瀛令愛。」十三年「出寓山，內子亦與妯娌出迎吳期生夫人。」^⑥雖然不是常有的聚會，但這些女性超越了妯娌親屬關係，而是以女性朋友的關係交往，其中或許也可能包括詩文寫

② 分見 11.01.23、11.02.24、12.10.13、12.12.12、13.09.21、14.04.26 日記，頁 1112、1115、1168、1174、1205、1243。

③ 自十年起，寓山每年春季採茶自製，11.03.06、12.03.14、14.03.12、14.03.20、14.04.25 等日皆有「內子及女婢採茶寓山」之類的記載。頁 1233、1235、1243。

④ 陳函輝：〈寓山賦〉，頁 4 上，《寓山志》第一冊。可參見曹淑娟：〈寄寓、歸守與出離——寓山三賦對主人與園林關係的思索〉，《臺大文史哲學報》第 63 期（2005 年 12 月）。

⑤ 13.12.07：「內子亦至山，深以土木為予規。」頁 1212。

⑥ 分見 11.05.02、12.03.26、12.04.11、13.10.18 日記，頁 1121、1151、1153、1208。



作經驗的切磋交換，如後來與黃媛介的交往一般，可惜留存的資料有限，無從說明其會晤內容。但這些資料卻也說明了女性的聚會不限於閨門之內，造園、遊園風氣影響所及，女性友人的會面地點，可由閨房移至家居處所外的園林，有如男性社群的園林宴集，而且為長輩所應許。黃媛介與商景蘭母女的交往在明亡多年之後，是文學論交的朋友，曾共遊寓山而有吟詠，但未參與祁商建設寓山的經驗。至於在十四年陪商夫人寓山採茶的女師谷虛，後來搬到密園同住，相陪渡過家國動亂的歲月，並以佛家義理開示女主人孀居幽獨的心事，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錦囊集》中留下了多首酬答作品，她們的友誼除了女性姊妹之情外，還有一份超越性別的宗教情懷。^{②7}

三是祁商二人「伙伴式婚姻」^{②8}的理想生活，在寓山得到了更溫情的實踐。在彪佳的仕宦生涯裏，商夫人大多隨同在任，^{②9}但羈絆於官職、人事、還要加上官場應酬風氣，男主人的外務行程極為忙碌。歸鄉以後，他仍然積極參與地方各項公益活動，糴糶米糧，供粥施藥，團練鄉兵，排解糾紛，此外，便是投入寓山的建設工作了，然相較於其他公衆職責的承擔，經營寓山可以說是家庭內務，是商夫人可以取得交集的生活區塊。於是在祁彪佳日記中，隨意可以看到如下的寓山生活小影：

(1)午後與內子至寓山讀書，及暮，見落日啣山乃歸。

(2)為內子誕日，放生諸社友畢集，禪師適密、歷然、無量俱至，自舉社以

②7 〈喜谷虛師住密園〉、〈坐谷虛大師新居對月二絕〉、〈醉花陰——雪中別谷大師〉、〈訴衷情——雪夜懷女僧谷虛〉，《祁彪佳集》附錄，頁267、270、282、283。這些詩詞寫作時間難以確考，滄桑之感較其他作品清淡，主題放在友情的珍惜和宗教情操的啓引。

②8 高彥頤指出：情迷、出版繁榮、女性教育和「才—德—美」理想，都推動了明末清初江南伴侶式婚姻的流行。請參見氏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五章，頁195-197。

②9 祁彪佳前此仕宦生涯可大別為三段：首任興化府推官，居福建六年；丁艱歸，起任御史，在京二年；然後出按蘇松府，事功顯著，返京後旋即告歸。在福建與京師期間，商夫人皆前往會合。參見明·王思任編：《祁忠敏公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清初烏絲欄稿本），頁232、249。



來，是會最盛。午後與適密談因果與氣質之異同，及省事收心之要。晚懸燈山中，與內子觀之為樂。

(3)午後內子復至，乘月蕩舟於聽止橋下。

(4)午後與內子至寓山，閱選詩及楞嚴。

(5)與內子竟日在山，閱楞嚴終第三卷。

(6)同內人至寓山，觀梅於梅坡，坐咸暢閣。^⑩

夫妻一起乘月蕩舟、觀燈賞梅，也一起讀書，閱讀的範圍包括詩文與佛經。第2則記商夫人生日，前一日黃昏，彪佳先攜妻子入山，宿於爛柯山房，從日記看來，這可能是商夫人首度在寓山過夜，至十日始歸。這段時間王太夫人至女兒家，商夫人遂得以偕先生至寓山留宿，亦是為人媳者的一段小假期。他們依宗教信仰，舉放生社，社友畢集，是舉社以來最盛大的一次。二人既有閱讀寫作的共同志趣，也有宗教信仰的相互提攜，更有生活美感的相互滋潤，這是何等理想的婚姻生活，它在寓山園林中自然展開。這裏既不同於西湖名勝等公共空間，也有異於與母兄同居的家族空間，是一個自己參與建構中的地方，它可以獲得更像「家」的安居之感吧。

他們後來多次入山小住，取得在自家園林旅居的奇妙經驗，一直到王太夫人逝世，並居喪二年之後，才較正式的遷居寓山。^⑪要特別指出的是，寓山這一充滿家居溫情的性質並不是客觀存在的，在原始規劃中，它比較傾向作為男主人的讀書處，從三處元老建築——志歸齋、寓山草堂、太古亭——開始，一直到後來的爛柯山房、八求樓等，大多強調讀書、藏書、會客、觀景的作用，靜者軒與瓶隱較隱密，傾向於供作臥室，但日記中屢屢看到供作朋友留宿的客房，寓山似乎缺乏專為女主人設計的室內空間，商景蘭到寓山留宿，曾住爛柯山房，更多次是宿於八求樓，八求樓原始規畫為藏書樓，曾配合山上舉行千佛

⑩ 分見 09.03.13、09.10.08、10.02.12、11.02.07、11.02.29、13.01.03 日記，頁 1047、1063、1075、1113、1116、1177。

⑪ 13.01.24、13.09.24 皆曾至山小住旋歸。王太夫人逝於崇禎十三年三月四日，祁商與兒女於十五年二月七日遷居寓山。



懺的儀式，移作為懺堂，商夫人入山，必須先請僕役移動器具，將八求樓下改為臥室。崇禎十五年的入山養病，亦是如此，而此時的爛柯山房則作為整書工作之用。蓋傳統建築的內部空間規劃多採活動裝置，而非固定裝潢，便於移動拆卸與重新組設，可以提供多重功能。也因此許多個別景點的空間性質是流動的，當女主人的身影投映進來，可以在男主人籠罩全園的意義背景上，^{③②}刷上女性的色彩，或填補罅縫裏的空白。可惜的是，商夫人並未積極地以語文來記錄她所賦與寓山空間的特殊情味，今存《錦囊集》中詩詞，絕大部分可判定為明亡後作，只有小部分作品沒有明顯的時間性。後人只能從男主人記存其攜妻入山的簡要記載中，想像女主人如何以其女性特質改變了寓山局部空間情境，在寓山奉母撫幼會客，成為家的延伸，從而也成全了男性主人的家庭天倫樂趣。

三、戶外劇場——〈寓山士女春遊曲〉 中的遊女與園林

越人出遊風氣興盛，並不限於男子，祁家的婦女也曾結伴出遊，如九年三月彪佳與董天孫等人訂浪遊之約，遊歷紹興城外諸多名勝園林，第二、三日，商景蘭及王太夫人即分別前往會合，與群眾一起參謁廟會、觀龍舟，登豐陡山，「士女喧闐，蘭風粉雨，極遊觀之盛。」^{③③}十一年元宵，王太夫人率諸媳往遊陶堰看燈，前後四天始返家，看燈結合家族聯誼，成一短期旅遊活動。^{③④}在遊園風氣中，寓山自崇禎八年冬開始興工，很快成為紹興城郊的新景點，祁

③② 男主人通過具體的園景規劃，以及語言文字宣示作用，賦與寓山的意義詮釋，可以參見曹淑娟：〈夢覺皆寓——《寓山注》的園林詮釋系統〉，《臺大中文學報》第15期，2001年12月，頁193-240。在《寓山注》各景小記中，他並未設想女主人在場的情境。

③③ 09.03.02-09.03.06，頁1046。

③④ 11.01.12-11.01.15，頁1111。



彪佳相關書寫中時有主客出入的記載，除了上文指出的母孀妻女等親人外，寓山園林空間中還出現許多影像模糊的女性身影，她們沒有個人的身份，而以群體嬉遊的群像，進入寓山園林空間之中。

寓山屬半開放園林，特殊時期閉門謝客，大多時候是聽任時人遊園的，主人只保留部分建築內部空間的隱私權，若是主人邀約的賓客，當然也就可以登堂入室，獲得更良好的觀看視角與更完整的遊觀經驗。

平日的寓山以其景色招徠遊客，雪霽後，晴日和暖，微雨時，山色潤青，都是可以出遊的好時日，若是節慶或者花開時期，遊人更是熙來攘往。如每年元宵節前後，若天氣晴好，往往遊人雜沓，賞花觀燈，不必問主人可否。試舉崇禎九至十一年之片段文字以見一隅：

(1)至寓山，……午後邀族中尊長子弟酣飲盡醉。時遊人翫燈，駢肩接踵，有太平之樂。

(2)老母至寓山，予先至掃逕以待遊人，竟日士女駢聯，喧聲如市，亦園亭未有之盛也。

(3)與董天孫、蔣安然偕兒輩至寓山，遊人襍沓，幾無容足處。從六竹菴登舟，看西澤社眾神，散去，山中遊人更盛，予輩于讀易居縱觀之。及晚，予與二友蕩舟聽止橋下。

(4)午後奉老母及諸兄弟何家娣至寓山看燈、放花火，觀者如堵。二友同邵潘諸友共六人，攜酒食臥具來遊，點綴燈景，大有興趣。^⑤

第1則為九年元宵前夕，是時寓山初闢，園林建設尚稱簡樸，也成為當時士女觀燈去處之一。次年開鑿池水，疏鑿漸有景色，遊人日多，「竟日士女駢聯，喧聲如市」，其實有違園林幽趣，但這是元宵，何況士女不僅夜來觀燈，而是竟日駢聯，表示了對主人景觀規劃的肯定，是以主人言「亦園亭未有之盛也」，不禁有自得之色。第3、4則為十一年之情景，自新春以來，遊人即已陸續來遊，十三、十九日晴霽，遊客最多，主人先是避而他往，後來與友人停留在園

⑤ 分見 09.01.14，頁 1041；10.01.15，頁 1072；11.01.13，頁 1111；11.01.19，頁 1112。



門附近的讀易居，與一般遊客保持一段距離，將遊人遊山也一併作為觀覽對象；友人攜酒食臥具來遊，視之為「點綴燈景」，也是這種以遊人之樂為樂的觀看角度。至於入夜蕩舟聽止橋下，是只有少數好友得與主人共享的園林情趣，則非一般遊園士女所能分享。

遊人甚盛，雖然表示對園林的肯定，但多屬景象形式的愛賞，甚至只是追隨時風而來，它所帶來的「亦園亭未有之盛也」的虛榮，很快便消退了。主人必須面對遊人如市帶來的負面影響，十年春天的幾段日記透露了他的心理矛盾：

- (1)因家中演戲劇，恐群兒觀之，妨讀書工。乃同鄒汝功、沈爾肅攜群兒至山讀書。……是日晴霽，遊人裸踏，山中如喧市。
- (2)坐爛柯山房，閱楞嚴經。遊人裸踏，予甚有悔恨卜築之意。
- (3)時遊人至者，令庄奴閉門謝卻，多不得入。^{③⑥}

寓山興建一年多來，彪佳已養成督工餘暇，在山讀書的習慣，十年春，為兒輩延聘塾師鄒汝功，^{③⑦}有時也帶他們入山讀書。那日，携群兒至山讀書，原為避開家中演戲的干擾，以為山中幽靜適宜讀書，然而山中卻如喧市，此一經驗顯示了現實與預期的落差，想必讓他有些懊惱，應也是他有悔恨卜築之意的外緣因素之一。另一重要的外力則是三天前，他所敬重的師友王金如先生對他提出了嚴厲的箴砭：

- 與金如至寓山，金如以予盛飾土木，殊為不懌。晚得其手書，以予負君、負親、負己，而金如自愧不能諫止，亦是負友。予為之竟日悚惕。^{③⑧}

當時彪佳正準備在豐莊構建堂屋，即命名為「四負堂」，^{③⑨}小記云：

- 嗟乎！此良規也，予何幸而得聞此良規也。開園以來，皆振予過者，膏肓

③⑥ 分見 10.02.23、10.02.29、10.03.10，頁 1076-1077。

③⑦ 10.01.22：「鄒汝功至，令兒輩就塾。」頁 1073。

③⑧ 10.02.20，頁 1076。

③⑨ 10.02.21：「同鄭九華至刑塘市敗屋數，欲構堂於豐莊，即名四負堂，以志吾過。」



針砭，實惟斯言。然予既獲聞斯言矣，不能如王仲寶立毀長梁，是益其過耳。先生以予爲三負，予誠負哉；而聞言未改，則所謂負友者仍在予，不在先生。名其堂四負，志予之益其過也。^{④①}

結合著閱讀《楞嚴經》所激發的內在懺悔動力，這段時期，彪佳有了反向思索的轉折，重新叩問開園的利弊得失。筆者以爲：不是士女遊園的行動本身讓他不懌，而是遊人裸沓、山中如市的現象，提醒他省察自己熱切投入園林活動的意義。也因此，可以注意到，他從三月起開始有大量坐香、靜課的記錄，^{④②}與許多佛門師父來往，^{④③}也參與了白馬山房劉念臺與陶石梁兩先生的講學活動，^{④④}諦觀自己的心境，這些生活內容的安排，透露了他也想以寓山爲修行道場的努力。在寓山坐香修靜時，閉門謝絕遊客，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寓山要定位爲主人的修行道場？或者開放向市民作遊賞空間？並沒有真的成爲祁氏兩難的課題。爾後，主人仍常常在山靜坐、舉放生社、拜千佛懺，更投入鄉里賑濟工作；但也仍持續寓山園景的新增與改建工作，依然開放寓山供人遊覽。^{④⑤}前者是他兼融儒釋的反省性格的實踐，後者則是他文人性格的美學實踐，二者齊頭並進，作爲他生命特質外顯的兩個重要面相。在如此背景下，十一年春天，寓山主客出現了一組〈寓山士女春遊曲〉的唱和詩作，可視爲他對遊山士女矛盾心理的總結回應。

〈寓山士女春遊曲〉今日存見十二首作品，屬長篇七言歌行，句句皆韻，

④① 《寓山注》下，頁 44 上-下。

④② 參見《山居拙錄》三月日記，如初 2、初 8-12、14、15、17、19、25-29，皆有坐香或習靜之言，頁 1077-1079。

④③ 如天風、慧光、紺珠、古道、無迹、孕白等僧師，後四人每護持彪佳坐香，與談工夫下手處。同上註。

④④ 10.03.04 載其聽二先生講「廓然太空，物來順應之義」、「心學入門用功之要」，覺「劉以漸，陶以頓，各有得力處。」其後陶石梁與管震標曾同訪寓山，而劉念臺亦與彪佳時有書信來往。

④⑤ 此後一直到十四年二月，日記中才又有「閉門謝客」的記載，蓋當時越中霪雨饑荒，奸亂時起，祁彪佳與地方官紳致力於行糴糶、設粥廠、募鄉勇，「村中頗有戒嚴之意」，是以不開放隨意入園。參見《小絃錄》二月日記。



二句一換，平仄交錯，也有表現園林步移景換的用意吧。除主人外，唱和者有：胡恆、張弘、陳起元、張岱、蔣倪、張弢、王業洵、董玄、陳國光、陸澄源、張弧，^{④⑤}是《寓山遊吟》中份量最重、色彩最艷麗的一組詩作。^{④⑥}十二首詩作篇幅甚長，文字風格各家有異，然仍在主題內容上呈現高度一致性，為節篇幅，筆者將不一一疏各家詩作，嘗試提舉其總體特徵如下：

（一）以園林為劇場：祁氏親友皆嫻熟戲曲，彪佳觀戲經驗豐富，藏有大量詞曲戲本，撰有《曲品》、《劇品》，另有《玉節記》劇本，^{④⑦}是劇場忠誠的觀賞者、評論家與創作者。筆者認為〈寓山士女春遊曲〉隱含著劇場的概念，以寓山園林為舞臺，祁彪佳及其在山親友為觀眾，遊春士女迤邐而來，不自知地成為這場戶外即興演出的演員。日記中幾筆簡單的記載，已透露這份觀看的角度，「時婦女遊觀甚盛，予避之繫珠庵中。」「山中遊人更盛，予輩于讀易居縱觀之。」「比入寓山，遊人闐集，老母坐咸暢閣觀之。」^{④⑧}彪佳時常奉老母、偕賓客觀戲，寓山四負堂也有頻繁的戲劇演出，這些觀戲經驗和心得，投射到山中遊人雜沓的事件上，使他能調整悔恨厭煩之意，轉出新的對應方式。〈春遊曲〉可以說是綜合了三年來縱觀遊人的經驗，刪選剪輯，以遊女為群旦，在春季的園林裏，演出幾段精彩的折子戲。讀易居等室內空間猶如觀

④⑤ 主人日記中記錄己詩作於三月十六、七日，四月三日、八日、十一日先後得陳長耀（陳國光）、張穀孺（張弘）、王士美（王業洵）、張宗子（張岱）幾位朋友和詩，餘人則未記載。頁 1117-1120。依《寓山遊吟》編排次序來看，筆者推測前十入應為同一時期作品，後二人和作較晚出。

④⑥ 〈寓山士女春遊曲〉主客之作，俱見《寓山遊吟》，收錄於《寓山志》下冊，前十篇見頁 13 下-23 下，後二篇見頁 32 上-33 上。為免繁複，下文引用時將只標示作者，不再一一注明頁碼。主人之〈寓山士女春遊曲〉又見於《祁彪佳集》，卷 9，頁 222-223，文字略有小異，應是排印有誤。

④⑦ 《曲品》、《劇品》今日存見，坊間有各種刊本，是研究明清戲曲的重要文獻。《玉節記》劇本失傳，倪元璐有〈祁司理玉節傳奇序〉，收錄於阿英校點，鄭元勳編撰：《媚幽閣文娛》（上海：上海雜誌公司據明原刊本排印，1936 年 2 月），頁 89-90。

④⑧ 依序見 10.02.07、11.01.13、13.01.13 日記，頁 1074、1111。



戲包廂，散置在寓山的園口、水湄、山坡，觀看者可以自由而隱形地移位，進行散點式的觀覽。茲以主人作品為例：

鶯舌初調聲一剪，隔窓喚起檀痕淺。桃花水發湖面平，魚苗風送蘭舟行。
橫塘路遠垂楊裏，畫閣朱欄天半起。十八女兒繡帶長，大堤步步印泥香。
相呼相喚鶯鶯隊，姑携新婦姊携妹。吹起芳蘭散作雲，暖風蹙縐湘水裙。
臨波自照芙蓉面，斜趁落花同舞燕。長松古石翠碧叢，忽見千朵萬朵紅。
青鸞尾約靈蛇髻，寶璐明璫聲細細。暎竹穿花渡小橋，倚徙樓頭纖手招。
曲徑乍迴羅袂舉，咲靨微開如欲語。紫帽黃衫夾道來，避人側入藏春隈。
兒郎指點新妝好，錯認倡樓蘇小小。玉勒青驄伴墮鞭，脂粉叢中若個憐。
夢入名花酣暈頰，願作枝頭雙蛺蝶。棹歌半出綠雲間，鷗鳧驚起銀塘灣。
對面晚山啣落日，笙簫十里猶闌溢。花外輕傳金縷聲，遊人一齊回首聽。
念奴嬌詞歌一闋，空山叫落杜鵑月。誰肯秉燭良夜過，爲懼不足可奈何。

這戶外劇場大抵分爲五幕，(1)曉妝入園：「鶯舌初調」至「天半起」，以園門爲近景，寓山整體形象爲背景，曉妝遊女乘舟由遠而近，青春出場；(2)踏堤嬉春：「十八女兒」至「同舞燕」，以踏香堤爲近景，讓鷗池的水波潋潋爲背景，這是園中地勢平緩開闊之處，是以強調成群結隊的盛況；(3)松徑尋幽：「長松古石」至「如欲語」，由水湄進入山園，以松徑串聯山坡的亭臺樓閣與松竹植栽，曲徑蜿蜒，花木掩映，特別突顯了園林的幽敞有致、夷險互補，傳遞出遊人遊園的情味，也揭開情挑的序幕；(4)邂逅挑情：「紫帽黃衫」至「雙蛺蝶」，寫士女遊園過程的邂逅，微微蕩開兒女情愛的浪漫想像；(5)散場餘韻：由「棹歌半出」至「可奈何」，重回入園場景，夜幕低垂，遊女散去，收束在笙簫棹歌聲裏，也是觀眾出場，沈思擲筆的時候。

(二)觀看角色的調換：來遊寓山者，或者爲了花木樓臺景象，或者趕趁節慶懸燈、放花火的熱鬧，基本上都是懷抱參觀寓山的目的而來，當然他們也各有所見而去。有趣的是，遊人可能以爲已進入了他們所要探訪的美麗而神秘的園林，但事實上，他們只能看到寓山的表層，進不到內部空間，自然更無法觀看得到主人的內心世界，他們被排斥在真正的訪客之外。張岱詩中即曾指出



遊人的有所不見：「內有瞽者行蹙蹙，亦來摸索稱奇絕。可惜遊人空轉睛，好醜不辨同其盲。主人多少苦心處，口中道好眼不覷。」相反的，他們成為被看之人，符合觀眾的預期，有生動的即興演出，而自己渾然不知。其中，少女嬌憨美麗的身影尤為諸人關注焦點，類似的描述散落各篇，「艷姿小膽怯高齋，覓路緣雲強正釵。藤格鈎衣微步碍，藥欄垂手餘香在。」（胡恆）「推整釵鈿呼伴住，故將紈扇招童孺。松間石上時留憩，魏收蝴蝶花鬢綴。」（張岱）「鳳尖偷視苔痕濕，步軟笑微無氣力。倩扶不是賣癡嬌，颺恐罡風裙未牢。」（陳起元）此外，幾個橋段極具舞臺效果，如王業洵的「最喜迴廊曲折多，下來忘却向前過。」少女上上下下，往復來回，迷其所在而不自知。張岱的：「偷折花枝藏袖裏，左顧右顧防園子。」遊女不知自己成為被看者，左顧右顧防園子，防不了旁觀者無所不在的透視之眼。又如祁彪佳的「玉勒青驄伴墮鞭，脂粉叢中若個憐。」年輕男子也來遊園，但是醉翁之意不在山水之間，你看他行經遊女隊伍，假裝不小心掉落了馬鞭，以期得到注目與搭訕的機會，這些紈袴子弟的心事，祁彪佳、張岱等人怎會不知呢？他們也都有過年少輕狂的歲月，只是表現的行徑可能不同罷了。這些旁觀者站在年齡、經驗、心境的高度，洞察遊園兒女的行為，其中同理心的了然包容了道德的批判。

（三）兒女邂逅的情境素描：明人沿承著傳統歲時節慶，在春季裏特別充滿了歡樂的氣氛，從迎春的郊迎青帝，元宵的觀看燈景，花朝的賞花撲蝶，到清明的掃墓野遊，^{④⑨}士民傾城出遊，提供了青年男女逢識的機會。而園林草色芊綿、花光流艷的環境裏，更添加了浪漫的氛圍，明人的許多戲曲小說也往往以園林為場景開展情愛情節。^{⑤⑩}祁氏主客的〈春遊曲〉，很自然地反映了民間習俗，勾勒春遊男女的曖昧情感。諸詩皆以女性為主線，方其遊到園林深處，生角也就出場了，「驚呼冶遊郎且來，欲避不避亂蒼苔。」（張弘）「少年輕

④⑨ 有關明人歲時生活，請參見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3月），頁535-544。

⑤⑩ 園林與古代文學的情愛模式，可參見任明華：《紅樓園林》（臺北：時報文化公司，2004年7月），頁129-155。



薄故往來，腮紅頰澀頭不抬。不當笑笑無語語，自知斷續無次序。」（張岱）「翠鈿玉勒騁風流，花底相逢不相識。」（張弢）「少年郎君瞳若漆，來注癡迷色眼急。花邊猝遇兩停蹤，不語含情自整容。」（王業洵）「嬌姿轉盼何所屬，洛陽果擲顏如玉。徑仄相逢各相笑，欲言不語秋波照。」（陳國光）各家生動的文筆，捕捉陌生兒女偶然相逢的情境，流露年輕人情感裏稚嫩樸拙的趣味，是這場遊園戲的高潮。或許其中不免也有書寫者的欲望投射，並在一一加入題和的男性交遊圈中，隱隱傳遞開情欲想望的波紋，所以諸人和作中幾乎都包含了邂逅挑情的情節。但也就止於此了，在寓山的園林劇場裏，出場扮演生旦的不是起居於斯的男女主人，而是偶然出現的遊人，愛情的戲碼也就無法推演後續情節。當日落人散，歸舟駛入渺茫煙水間，「彩袖青衫纔見面，又各分煙去芳甸。相思共散渺茫間，漸入深煙看不見。」（張弢）他們步下了寓山園林的舞臺，走出了觀眾的視線，以後的情節發展，也就任憑想像了。

（四）差異地點的作用：米歇·傅寇 (Michel Foucault) 在〈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⑤裏提出兩種類型的特定空間，一種是虛構地點 (utopia)，另一為差異地點 (heterotopias)，前者是一個非真實空間，或以一個完美的形式呈現社會本身，或將社會倒轉。後者則是一種真實空間，是一種有效制定的虛構地點，於其中真實基地與所有可在文化中找到的不同真實基地，被同時地再現、對立與倒轉。

園林可以說是一個古老的差異地點，是一個矛盾形式的基地，它作為壺中天地，以芥子納須彌的手法，創造了一個具體而微的小宇宙，就寓山而言，有象徵神仙世界的人間仙山小巒雉，有奉行佛教修持的佛堂虎角庵，有收藏歷史文獻肯定人間事業的八求樓……等等，原本可能彼此矛盾的價值，在寓山園林中匯集並列。而且，平時的寓山作為主人居遊之所，而在滿山士女雜沓，幾無

⑤ 米歇·傅寇 (Michel Foucault) 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Texts/Contexts of Other Spaces”)，收錄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2002年12月），頁399-409。



容足地的日子裏，寓山又創造了一種新的暫時性的差異地點，作為市民男女嬉春野遊之處。它發揮了一種功能：以它完美的、謹慎的、精緻的真實空間，以顯現現實空間的殘缺、病態和混亂。張岱曲末即分明指出這一性質：

余嘗側席有所思，試與遊人共道之。曾見洛陽名園記，天下於此占亂治。

太平盛世千邱餘，兵車蹂躪為丘墟。今見名園走士女，沓來連至多如許。

倩粧灼灼春初花，笙歌嘈雜數部蛙。因思處處烽煙急，兵革不到有幾邑？

幸生吾鄉巖壑間，況值嘉平個個閒。報答堯天止一嬉，今年穀賤如泥沙。

我語遊人識不識，如此太平豈易得。誰使四方同此地，園中主人得無意？

首先提出北宋末季李格非在《洛陽名園記》的感慨，有鑑於唐代洛陽館邱號稱千餘，在兵火蹂躪之後，亭榭化為灰燼，園林廢為丘墟，園林廢興與政治治亂形成緊密的結合，歸結出「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⑫同時也預設了後世園林的宿命。那麼，今日春遊士女雜沓，是否只是頹敗前的及時行樂？但這只是少數主客的心事，恐怕大多遊人是「不識不知、順天之則」地來遊春吧，張岱於此進一步以心理的深度補充說明了觀看者與被看者的區分。然而越中偏處江南，縱使憂慮天下治亂，寓山主客仍然逃避面對最壞的可能，選擇肯定局部太平，來修正李格非的教訓。^⑬以越中受地理屏障，護持了嘉平清閒的局面，糧食豐饒，百姓富足，故能有造園、遊園活動之閒情閒趣，成為亂世中的一方樂土。將寓山所在從李格非的論述有效範圍中抽拔出來，作為一個平行的參照系統，在其內者當自珍惜，在其外者則可借鏡。前此祁彪佳在欣賞泉石，領略幽趣之時，已有「徘徊不能寐，

⑫ 宋·李格非：《洛陽名園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7冊），頁247。

⑬ 〈寓山士女春遊曲〉的作者之一胡恆，為祁彪佳《越中國亭記》題序，即曾從三個角度比較洛陽與越中之異同，企圖將興衰治亂的影響劃隔開越中國亭之外，從文化地理的角度，解釋了《越中國亭記》可以不涉及政治道德的負擔。請參見曹淑娟：〈流變中的凝視——《越中國亭記》的家鄉書寫〉第6小節，《臺大中文學報》第18期（2003年6月），頁223-266。



權極生百憂。西北有烽火，一輪照逃流」的時代憂患，但告病鄉居，鄉事之外，無從插手，只能在亂世的映襯下，發現寓山的桃源意義：「爾我生此際，幸且保鋤耰。拜謝君王賜，鑑湖恣悠游。但願享太平，飲酌長無愁。」^⑤張岱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主人經營、彰顯局部的安樂，作為四方烽煙的倒轉影像，可以是對主政者的一種提醒。其中「倩粧灼灼春初花，笙歌嘈雜數部蛙」，作為這偏安之地的代表景象，女性與音樂隱喻的和平、溫柔、美好，正好與烽煙戰場上充斥著男性與兵革的影像相對顯，在充滿了暴力、戰爭與毀壞的真實世界裏，開放春遊的寓山構築了一處既真實而又虛幻的差異地點。

四、文字臥遊——才女題詠與文本空間

祁彪佳所編撰之《寓山志》、《寓山續志》，為蒐錄親友書寫寓山的詩文總集。其中包括數位晚明才女之寓山詩作，所題詠者俱在四十九景內，分別收錄於《寓山注》與《寓山續志》，茲先表列如下：

作 者	四十九景序號	景 名	詩 體	出 處
梁孟昭	1	水明廊	五 律	《寓山注》
梁孟昭	26	志歸齋	五 律	《寓山續志》
周 潔	3	呼虹幌	五 絕	《寓山注》
葉小紉	21	孤峰玉女臺	五 絕	《寓山注》
沈華鬢	45	即花舍	五 絕	《寓山注》
沈憲英	47	遠山堂	五 絕	《寓山注》
柳 隱	33	寓山草堂	七 律	《寓山續志》

⑤ 祁彪佳〈秋夜同陳自馨坐月寓園遠閣〉，《遠山堂詩集》，收錄於《祁彪佳文稿》，頁 1522。此詩作於崇禎九年八月，見《日記》09.08.11，頁 1058。祁氏以寓山為人間桃源的心態，請參見曹淑娟：〈祁彪佳與寓山——一個主體性空間的建構〉第 4 小節，《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 12 月），頁 373-420。

筆者閱讀祁彪佳各年日記，並未發現有關諸位女子來訪寓園的直接記錄，^{⑤⑤}茲就筆者所訪尋之人事線索，分為三組說明她們參與寓園題詠的情形。

（一）梁孟昭

梁孟昭，字夷素，錢塘人，毛肅（九仍）之妻。著有《山水吟》、《墨繡軒集》、《山水憶》、《相思研傳奇》。王端淑稱其「夷素一代作手，為女士中之表表者，其長短詩歌，皆清新幽異，大小墨妙，遠過前人。」^{⑤⑥}在杭州文化圈頗受肯定，詩畫兩擅其絕。明崇禎八年（1635）乙亥刊本《山水吟》，前有葛徵奇序，葛稱其為內姊。案葛徵奇字無奇，號介龢、蕪園，海寧人，與祁彪佳有所來往，梁孟昭題詠寓園，或許與他有關。然更大的可能關係人是與葛徵奇、祁彪佳皆為好友的汪汝謙。^{⑤⑦}

崇禎十年七、八月間，祁彪佳曾在西湖偶居小住半月，期間記及一段插曲：「汪然明來晤，出梁夷素所作〈壽陳眉公圖〉以示。」^{⑤⑧}汪汝謙為祁彪佳父子世交，祁氏《日記》中與之往來記錄隨處可見，不遑暇舉。他也是杭州才女文化活動的重要支持者，常主持西湖雅集，先後與王修微、林天素、楊雲友、王玉烟、柳如是、張宛仙諸位才女交往密切，並熱心扮演才女與文士間的橋樑。^{⑤⑨}他既將梁孟昭的圖畫與祁彪佳分享，也極可能將《寓山注》等詩文持

⑤⑤ 這並不能完全排除她們曾遊寓山的可能性，如上文曾引《日記》載張隆生夫人、吳期生夫人來遊，並未記存兩位夫人姓名，或者存詩之六位女性亦曾伴隨親友團體來遊，亦未可知。然此機率應是不高，諸人皆早著文聲，若果來遊，祁彪佳看重女子才情，應有所記。

⑤⑥ 參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卷6，頁130-131。

⑤⑦ 葛徵奇常參與汪汝謙之詩文酒會，汪氏《隨喜庵集》中收有葛徵奇詩作。清光緒間錢塘丁氏嘉惠堂刊《武林掌故叢編》本，頁10下-11上。祁彪佳與葛、汪二人之交往，日記中隨處可見。

⑤⑧ 彪佳七月十九日抵杭，八月五日歸家，此為八月四日事。10.08.04，頁1094。

⑤⑨ 可參見魏愛蓮（Ellen Widmer）作，劉裘蒂譯：〈十七世紀中國才女的書信世界〉，《中外文學》第22卷，第6期（1993年11月），頁55-81。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七章，頁298-301。



與梁孟昭分享；自己有題詠寓園景色的詩作，也極可能帶領社集詩友共同參與。^{⑥⑩}而且有趣的是，《寓山志》中收有汪然明詩作二首：〈過寓山訪幼文先生〉、〈呼虹幌〉，^{⑥⑪}《寓山續志》亦收二首：〈水明廊〉、〈志歸齋〉。^{⑥⑫}而梁孟昭所詠二景全與之重疊，寓山成名盛景六十餘處，即以入記《寓山注》者而言，亦有四十九，梁、汪二人題詠相同景點，或許並非偶然的巧合。

梁孟昭寫〈志歸齋〉云：

與雅嫌執掌。陳情爰志歸。丹心依帝座。青眼順慈幃。

對景吟還嘯。臨風振欲飛。閑雲隨去住。清溜玩晴暉。^{⑥⑬}

此齋為寓山最早建設之一，主人命名強調歸山之志，丹心一聯即言其在事君、奉母間的抉擇。後兩聯泛寫園居生活中以詩文遣興、雲水自娛的樂趣。〈水明廊〉詩云：

仰思身外影，俯察影中身。水色明如鏡，山容媚若顰。

樓開雲作幔，簾捲雨垂綸。已得煙霞趣，吹消世俗塵。^{⑥⑭}

由廊名立出「水色明如鏡」的意象，它既能照出自然物象世界的倒影——山容若顰，也能照出人身所一體具涵的形、影、神等的層次關連——身外影、影中身，是以下文引出主人幽居園林，能得煙霞之趣，拂去俗塵，護持身心明澈。

（二）葉小紉、沈憲英、沈華鬢與周潔

葉小紉、沈憲英與沈華鬢同為吳江才女，彼此為姐妹與姑嫂關係。葉小紉，字蕙綢，葉紹袁與沈宜修之次女，幼端慧，與母親姊妹詩詞唱和，後姊妹

⑥⑩ 這種情形十分常見，如福建安蓋卿與祁彪佳交善，即將寓山詩文與莆中詩社朋友傳閱、唱和，再將所彙集作品寄贈寓山主人。事見《日記》11.11.22，頁1138-1139，及陳遯〈寓山賦序〉，《寓山志》第一冊。

⑥⑪ 〈過寓山訪幼文先生〉見《遊吟》，頁31上。〈呼虹幌〉，見《寓山注》上，頁8上。

⑥⑫ 《寓山續志》，分見頁1、54，案原書未編頁碼，保持在繼續彙編的過程狀態，所標頁碼為今日追加，以便於覆查。

⑥⑬ 《寓山續志》，頁54。

⑥⑭ 《寓山注》上，頁5上。



相繼夭沒，作《鴛鴦夢》雜劇，以寄傷痛之情。適表兄沈永禎，吟詠不輟，晚歲汰存二十之一，名曰《存餘草》。^{⑥⑤}《寓山注》中載其〈孤峰玉女臺〉絕句，在所刪汰之列，未見錄於《存餘草》中，冀勤所輯《補遺》亦未收錄。^{⑥⑥}沈憲英，字惠思，又字蘭友，著有《惠思遺藁》一卷。沈華鬢，字端容，號蘭餘，沈憲英妹，有《端容遺藁》一卷。^{⑥⑦}二女之父沈自炳，字君晦，為沈宜修之弟，因此小紈為沈氏姊妹之表姊，而小紈崇禎三年嫁予表兄沈永禎，憲英十一年十月又嫁予小紈三弟葉世倬，^{⑥⑧}沈葉二家親上加親，共同構成十分活躍的文學創作群體。沈憲英〈遠山堂〉，沈華鬢〈即花舍〉，亦未見於冀勤所輯《補遺》。^{⑥⑨}

葉沈三位才女吟詠寓園景色，應是通過沈家長輩的線索，在祁彪佳十一年《日記》有如下記錄：五月二十日「得沈君服文學書，寄松陵名僧閨秀所作寓山雜詠，作書復之。」九月十六日「有沈君服、夏君如自吳門過謁，留之飯罷，同遊寓山，得吳中諸名士所作寓山絕句。」^{⑦⑩}沈君服即沈自然，與自微、自炳為兄弟，在十年七月即曾初訪寓山，並有詩作。^{⑦⑪}葉沈三位才女之詩應即在「松陵名僧閨秀所作寓山雜詠」之列。蓋其時，小紈已嫁入沈家，而憲英又尚未嫁入葉家，表姊妹三人同在沈家，成為閨中密友，一起參加長輩主導的詩題詠唱，想是自然之事。而葉紹袁初刻《午夢堂集》於崇禎九年，沈葉兩家才女團隊早已著名，沈君服先以名僧閨秀所作寓山雜詠投贈，繼之自攜吳中諸名

⑥⑤ 參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卷6，頁149。

⑥⑥ 明·葉紹袁原編，冀勤輯校：《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1月）。《存餘草》存詩51首，頁739-758，冀勤所輯《補遺》，葉小紈部分有詩詞13首，頁772-775。茲再增〈孤峰玉女臺〉絕句，所存詩詞共65首。

⑥⑦ 參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卷5，頁93。

⑥⑧ 《葉天寥自撰年譜》，《午夢堂集》，頁846、858。

⑥⑨ 冀勤所輯《補遺》，沈憲英詞3首，沈華鬢詞2首，同上註，頁800-802。

⑦⑩ 11.05.20、11.09.16，頁1123、1133。

⑦⑪ 10.07.15：「有松陵沈君服君過訪，沈君松陵懋所先生子也。」次日「再邀君服兄小飲，出寓山志共觀之，君服亦攜所作詩來較。」頁1092。



士所作寓山絕句拜訪寓山，扮演寓山主人與吳中士女的溝通橋樑。《寓山注》中有沈自然詩二首〈聽止橋〉、〈試鶯館〉，沈自炳詩一首〈芙蓉渡〉，夏金式（君如）詩一首〈歸雲寄〉，與憲英姊妹、小紈之作皆為五言絕句，應皆為同期群作，三位才女之詠寫寓山宜屬臥遊。另夏金式收入《寓山遊吟》詩二首，《寓山續志》七首，皆七言律詩，則是遊訪寓山後作。

沈葉三人詩作皆與主人園林小記有所對話，更透露了她們藉由文字臥遊寓山的寫作情境。如即花舍在四負堂與八求樓之間，原本迂折北來的池水，至舍前平舒開來，主人小記云：

松逕下山骨峰立，皆以清波繞之，入歸雲寄，猶是支流數曲，及舍而方塘半畝矣。玉蕊胎含，與綠雪翠雲，共分香韻。倚欄靜觀，忽憶陳白沙先生詠茂叔愛蓮詩：我即蓮花花即我，如今方是愛蓮人。悠然有會，遂以作座右銘。

在寓園水邊景點中，即花舍其實並未特別勝出，觀水有如讀易居，看花有如芙蓉渡，但主人一引陳白沙詩，使它有了迥然不同的深刻情味，沈華鬘〈即花舍〉云：

玉宇靜無暑，清風遠絕塵。不知香國裏，何處是吾身？^⑦

前二句虛寫其境，後兩句以疑問句改寫「我即蓮花花即我」，將主人說明性的文字轉換成抒情性的文字，以歷遊其境的第一人稱發言，「何處是吾身」的叩問，既向主人表達了知音解悟之意，也流露小女兒想像花面交相亂的嬌憨。

遠山堂在豐莊內，堂前地勢平曠，宜於遠眺，與寓山山坡一帶景象有異。主人小記云：

予園奔峰浪嶺，在几案間，日取石氣雲乳，作朝夕飽餐，則以為司空見慣也。獨是北面曠覽，見渺渺數山，浮宕於秋淨天空之外。想當日文君眉際，不過若此。如得韻士，如得高僧，急起迎之，猶似在乍無乍有中，可望而不可即也！此堂之所以有取乎此也。

⑦ 〈即花舍〉小記與詩，見《寓山注》下，頁35下-37下。



以可眺遠山的美感，來突顯此一邊陲之堂的特色。沈憲英〈遠山堂〉云：

天風吹海岫，翠影若層波。皓月懸明鏡，春山黛孰多？^{⑦③}

她接收了主人的兩點訊息，一是「予園奔峰浪碧」的意象，二是「當日文君眉際」的想像；也進行了兩項創建，一是加入海上仙山的想像，原先剛硬的石浪柔化為層遞的水波，二是加入明月如鏡的意象，如評比美人般來評比春山。於是有了這首與真實的遠山堂毫不相干，但充滿了瑰奇想像的小詩。

葉小紉的〈孤峰玉女臺〉是諸才女詩中最見議論鋒芒的作品，詩云：

荷花缺處天，魚鳧家於此。猶欲與之爭，讓鷗徒僞爾。^{⑦④}

完全屏去景名的規範作用，而從主人自撰《寓山注》小記的上下文脈絡裏去發揮。蓋主人寫孤峰玉女臺的位置云：

繇渡而東，一峰峙青，萬衣簇碧，丹樓翠水，儼若明妝，此臺便是幔亭。

虹橋縮入菡萏千鬚中，與客游行，僅露巾幘。^{⑦⑤}

此為寓園水邊景點，芙蓉渡、孤峰玉女臺、迴波嶼、妙賞亭四者相連，由芙蓉渡逐步深入湖中，而湖中種滿荷花，主客來遊，如入眾香國中。主人園記頗自得於能深入賞荷的審美規劃。但細膩的小紉讀出了《寓山注》上下文之間的矛盾，她記得主人將池塘命名為「讓鷗池」，並有極具內省式的說明：

風動清波，縠文細展，影接巒岫，若三山之倒水下；及於夕藹斜暉，迷離蘆蓼，金波注射，纖玉騰驚，四顧泱泱，恍與天光一色。主人於此，亦云樂矣！終不若輕鷗容與，得以飽挹波光，任是雪練澄泓，雲濤飛漱，在鷗不作兩觀，翻覺濠濮之想，猶有機心未淨。主人故不敢自有其池，而以讓之鷗，但恐鷗亦見猜，避而不受耳。^{⑦⑥}

主人不敢自有其池，而以之讓鷗，展現了謙退自抑的精神走向，小紉初讀之

⑦③ 〈遠山堂〉小記與詩，見《寓山注》下，頁40下-42下。

⑦④ 《寓山注》上，頁39上。

⑦⑤ 《寓山注》上，頁38上。

⑦⑥ 《寓山注》上，頁9上-下。



際，想必深受感動。可是再讀到孤峰玉女臺的文字，她卻看到了主人另一種具侵略性的面貌，衆香國即是魚鳧國，築臺深入，於人新增得不同的審美經驗，於魚鳧卻是減少了生存的空間。詩人以女性的細密和柔軟切入，提出了最嚴格的批判：「讓鷗徒僞爾」，她在文字閱讀過程中，拒絕完全接受作者的關注脈絡，橫向翻出新的觀察點，此一判斷無關乎祁彪佳的平素爲人或道德修養，主人以其一貫接受批評的態度，將它選編入《注》中，讓詩、文各以其立場展開對話。

周潔，字玉如，秣陵人，應天府判張鳴鳳妾，有《雲巢詩集》一卷。^{⑦⑦}張鳴鳳字羽王，晚年自號瀉山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舉人。周潔追隨張鳴鳳時，張可能已屆暮年，故崇禎十年前後，周潔仍在世而有詠寫寓山之作。沈宜修所輯《伊人思》，收有周潔詩，置於「凡筆記所載散見諸書得十一人」之列。^{⑦⑧}彼寫〈呼虹幌〉，爲五言絕句，不知後來是否與沈氏家族有所往來，而與憲英姊妹同詠寓園之景？筆者尚未敢必也。〈呼虹幌〉云：

憑闌有爽氣，對境不在轉。飛紅腳下來，誰道天俱遠？^{⑦⑨}

對照主人小記：「出讀易居，廊盡而見幌。一水環迴，飛清激素。每至菡萏乍吐，望踏香堤，如長虹吸海，帶萬縷赤霞，與波明滅，倪鴻寶太史因以呼虹字之。」在主人單純寫景的基礎上，提出心境對應的問題，惜是小詩，未能充分表達其有關心隨境轉或借境調心等的看法。末以飛虹即指踏香堤，故彰明堤在足下、虹者在天，二者高下反差的趣味。

(三) 柳 隱

《寓山續志》收有柳隱〈寓山草堂〉一首，柳隱即柳如是，江蘇吳江人，爲崇禎間名妓，後歸常熟錢謙益。著有《戊寅草》、《湖上草》、《柳如是尺

^{⑦⑦} 參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卷5，頁100。

^{⑦⑧} 《伊人思》，《午夢堂集》，頁584。

^{⑦⑨} 《寓山注》上，頁8下-9上。「飛紅」應是「飛虹」之誤。



牘》、《東山酬唱集》等。⁸⁰ 祁彪佳曾與柳如是會面於西湖，崇禎十二年三月底，祁在杭州盤桓數日，行程安排頗為密集，其中二十九日訪柳如是：

張介子、汪彥旻過訪，出晤汪然明及柴式穀之郎君。歸寓，介子操舟邀予小酌，至吳弘文寓，訪柳如是，獲晤。又與吳弘文訪張深之，放舟昭慶寺。再至段橋邀吳昌伯、王見可同飲，予即別，冒雨渡江，飯於主家，以小舟歸。⁸¹

祁氏此行訪友兼以遊園，二日之內會晤之人包括外父、舅兄商繩菴、姻親張介子，以及舊雨新知周月樵、顧琢公、王峨雲、陳襄範、李洧磐、謝象山、汪彥旻、柴雲倩、汪然明、吳弘文、柳如是、張深之、吳昌伯、王見可等人，柳為其中之一。陳寅恪先生對柳如是居杭行跡曾作過仔細考察，較強調汪汝謙的護持，⁸² 此段文字可與相參者如：1. 祁彪佳訪柳如是於吳弘文寓，可見柳如是當年寄跡西湖，並非全在汪汝謙之西溪橫山書屋，至於柳吳之遇合，是否出於汪氏介紹，則未可知。2. 在十分緊湊的行程安排中，祁彪佳在友人陪同下往訪柳如是，是彪佳主動提議，或者是友人邀約，已不得而知。而柳氏《戊寅草》已在崇禎十一年結集刊刻，詩名已著，彪佳應早聞柳氏之名，有愛才之心，故樂於往訪。3. 「獲晤」二字透露了柳如是未必見客的訊息，當時仰慕柳氏姿容與詩才之人亦必不少，柳氏寄居汪氏書屋或吳氏寓所，汪吳二人或者也負有代為安排交遊或拒絕應酬之責任。4. 祁氏此日日記，訪柳之行置於眾多行程之中，並未發抒心情，二人應是初次會面，如是曾否來遊寓山已無可考，遍查祁氏日記並無所見，僅十四年十一月遊橫山訪江邦玉時，「至擁書樓，觀秦心卿畫、柳如是詩，托邦玉代錄之。」⁸³ 彼時柳如是與錢謙益夫婦酬唱，其詩文造詣得

⁸⁰ 參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卷12，頁333-335。而有關柳如是之姓名改易、詩文結集，及其與陳子龍、錢謙益之情緣，學界已多討論，最著者如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5月）。孫康宜著、李爽學譯：《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年2月）。

⁸¹ 12.03.29，頁1152。

⁸²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第四章第一期，頁344-501。

⁸³ 14.11.26，頁1276。



到文士普遍的肯定。

柳如是《湖上草》有〈題祁幼文寓山草堂〉，與《寓山續志》所收〈寓山草堂〉文字雖然有所出入，但為同一首詩的改寫。《湖上草》刻於崇禎十二年，收如是西湖詩作，^④〈題祁幼文寓山草堂〉置於《湖上草》卷末，雖然全卷不知是否依時間先後排序，然此詩應作於暮春無疑，或許是如是為回贈彪佳訪晤之誼而作。《寓山續志》本〈寓山草堂〉詩云：

紅泉碧樹影參差。疑是層阿縹緲時。翠羽清音近南澗。美人采菊盡東籬。

家通洛水琪雲接。花倚湘君放鶴遲。從尖山齋思訪德。風期虛館實堪重。

《湖上草》本之〈題祁幼文寓山草堂〉詩云：

懸圃涼風物外婆，石樓丹竦總相宜，家通洛浦琪雲接，人倚湘君放鶴遲。

花滿曉臨珠蓋拂，鶯啼春入玉衣吹。伊余亦有懷園引，笛裏青霞渺桂旗。^⑤

寓山草堂為寓園的早期代表建築，柳詩泛寫寓園風物及其主人，並未深入寓山草堂的景象結構與主人心境，正是應酬作品的常態。二本相較，唯「家通」二句重見，餘皆不同，筆者認為《湖上草》本稍勝一籌。《續志》本可能為當時題贈原稿，堆疊許多顏色與花鳥詞彙，以期鋪陳豐富的園林景象，但失於空洞，反而模糊了季節特性，也未叩合題目，加上末聯表意不明，用韻不叶，想必柳是自己亦不滿意，故再經改寫，較均衡地從人為建築、地理形勢、自然景物中映襯主人身影，歸結於自己亦有園林之情，始收入於《湖上草》。

總觀諸位才女詩作，可以發現共同的傾向：諸人極可能未曾參訪過寓園，甚且多未與主人謀面，她們所遊的是寓園的文本空間，藉由主人的詩文為藍圖臥遊寓山，並與主人進行文字上的對話。她們或者由景名切入，顧名思義，以呼應主人命名之意，如梁孟昭以「丹心依帝座，青眼順慈幃」強調「志歸」的

④ 《湖上草》凡詩三十五首，卷端題下注「己卯春」，己卯為崇禎十二年，是年春，如是居杭州，遍遊湖上諸勝，多所題詠。柳如是著，谷輝之輯：《柳如是詩文集》（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影印本，1996年8月），《湖上草》，頁1上，總頁123。

⑤ 《湖上草》，頁11上，總頁143。



選擇，以「仰思身外影，俯察影中身」深化「水明」的象徵意義。或者追索園景小記的文字脈絡，以女性的細膩去加以推衍，如沈華鬢的「不知香國裏，何處是吾身？」兼有花人合一的境界與嬌憨；沈憲英的「皓月懸明鏡，春山黛孰多？」從眉如遠山的典故，推到將天體閨房化的想像。或者如葉小紉：「猶欲與之爭，讓鷗徒僞爾。」尋找語言文字的間隙，以語文彰顯語文自身表述的不夠完整性，或者是與真相可能的悖離。只可惜她們與祁彪佳及其身邊的文士團體未有進一步的聯結，她們的贈詩雖受到文士的肯定而得以收錄流存下來，但終究只成爲一場單向的對話。

五、記憶空間——家國變動中消逝的幸福

前文所討論的女性參與寓山園林的幾種型態，基本上都是在男性園主祁彪佳主導下次第展開，在崇禎末年的紹興城郊，經營著小小的繁華和幸福，只是當家國傾覆的洪流淹沒大江南北，寓園也走進了另一段歷史。

崇禎十七年甲申（1644）李自成破京師，崇禎自縊於煤山，福王自立於南都。乙酉五月，清兵南下，南都失守，三吳瓦解。六月，杭州繼失，清師以書幣徵聘，祁彪佳決意殉國，於閏六月初五之夜，自沈於寓園梅花閣前。

主人自沈於寓園池水之後，他的妻子兒女，又是如何建構她們與寓山的新關係？

首先，商景蘭面對從夫殉死或者孀居撫孤的抉擇，⁸⁶她有〈悼亡〉詩云：

⁸⁶ 美·曼素恩曾指出由明至清，中國女性的理想行爲方式的歷史性轉變，由殉死守貞，朝向「長年忍受痛苦守節」的方式的改變。而在大部分的傳記著作中的女性，似乎只代表著「男性的凝視」下的對象要素，是爲特定歷史目的而建構的文學主題，所以不能期望在其中發現女性自己主體性的迹象，而宜向閨秀詩文中探尋。（美）曼素恩著，定宜庄、顏宜葳譯：《緞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頁2-4。祁彪佳的遺囑與商景蘭的悼亡回應，較完整呈現了男女雙方對此一問題的考量，應是一個值得留意的事例。

公自成千古，吾猶戀一生。君臣原大節，兒女亦人情。折檻生前事，遺碑死後名。存亡雖異路，貞白本相成。^{⑧7}

「吾猶戀一生」宛轉曲折的表達了她最後的選擇，這一決定固然最後取決於她，其實也是祁彪佳對她的期望。^{⑧8} 蓋彪佳臨訣遺書商夫人，知道她必甚哀痛甚至可能有殉死之意，而特地宛轉勸說，期望她幫忙帶領兒女成長：

賢妻聞我自訣，必甚驚憂，雖為我不起，亦是夫則盡忠，妻則盡義，可稱雙美。然如一家男女絕無依靠何？切須節哀忍痛，乃為善體我心也。^{⑧9}

君臣原大節，這是祁彪佳在政治場域的道德實踐，兒女亦人情，則是商景蘭在家庭場域的责任擔負，回應著夫婿「然如一家男女絕無依靠何」的憂慮，她節哀忍痛、堅強撫孤，理性而孤獨地迎向未來的漫漫長路，夫婦二人攜手合作，各自走在死亡與存活的路，一起成就對道德、對情愛的許諾。

此時的寓山較諸彪佳在時，也有了迥然不同的意義，一方面它是祁彪佳實踐美學與殉節之所，處處殘留著與這位男性主人相關的線索；一方面它是祁彪佳期望子孫在亂世中收斂安居的處所，冀能改變奢華習氣，重建淳樸的家風。此意祁彪佳臨訣遺囑有極肯切的說明：

寓山興造是我失德，今欲將山下堂樓一帶，捨出為寺，一以資我福德，一以彰我懺悔。……可與四伯伯，及請名僧酌之，稍一改作，以成道場規模。其山上及讀書一帶，仍作爾等書房。……時危世亂，還以山中為穩，即不能盡棄梅市舊居，亦須在鄉日少，在山日多，可與四伯伯子細商量。若可，竟然

⑧7 商景蘭：《商夫人錦囊集》（舊名《香奩集》），《祁彪佳集》，頁260。

⑧8 孫康宜：〈寡婦詩人的文學「聲音」〉認為商景蘭此詩「徹底表達了一個親自經驗到寡婦困境的女性所發出的真實感悟」，是把寡婦的選擇與忠臣命運相提並論的最佳範例，解析可謂敏銳。下文論及商景蘭與黃媛介的友誼與女文人的生活方式，頗見新意，可以參見。唯其強調「女詩人在生死抉擇之間，敢於承認『吾猶戀一生』，而且肯定了活下去的意義」云云，似乎忽視了來自於祁彪佳遺囑的影響力，也過於樂觀地估算了商景蘭走出夫婿與兒子兩重悲情的力量。《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4月），頁85-109。

⑧9 〈別妻室書〉，《寓山注》，光緒乙亥本，附錄，頁2上-下。



入山，終是得策。內宅書房有欲典買者，可即典賣，以爲山中之計，此非花消祖業也，時勢使然，將來子孫居山中，必返醇樸，一變豪華氣習矣。^⑩

四伯伯指祁駿佳季超，在彪佳遺命中，一再叮囑二兒理孫班孫，務必遵奉四伯伯與母親爲最高決策者，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決策者也就是負責者，季超代弟負起父親的責任，商景蘭活下來，更是作爲「一家男女依靠」的中心。

後來，寓山山下四負堂、讓鷗池、踏香堤一帶果捐爲佛寺，名曰「青蓮院」，^⑪祁家保留山上及山坡部分建築。商景蘭帶著兒子、媳婦、女兒登臨寓山，在追憶憑弔中，引領他們實踐彪佳「即不能盡棄梅市舊居，亦須在鄉日少，在山日多」的遺願。商景蘭由祁彪佳背後的支持者轉過身來，成爲家族精神的主導者，文學技藝成爲她用以承先啓後的憑藉，透過詩詞唱和，以持續的追憶來延續祁彪佳形神宛在的想像，並以文學聚會維繫家庭的凝聚力，培養新的家風。寓山從此作爲商景蘭通往昔日的時光隧道，是她走向彪佳、走向昔日、貼近曾有的溫馨幸福的場所：

舊苑荒涼地，重來倍有情。滿園梅綻白，兩岸柳舒青。芳草叢叢發，飛泉處處鳴。晚鴉催日暮，還傍月光行。^⑫

舊苑今日已荒涼，但閃耀著昔日的輝光，梅樹、柳枝、芳草、飛泉，是昔日兩人共同整治的園景，景物不死，那麼當年相偕入山，督奴子種花木、與女婢採茶的家庭之樂，應也留駐在這些花草泉水間吧？由白日到黃昏，由黃昏到夜晚，商夫人留戀不去的與其說是今日的寓園景象，毋寧說是景象所觸發連綿的記憶空間。所以每回來遊寓山，總要觸動物在人亡的惆悵，試觀下列諸詩：

〈春日寓山觀梅〉：

爭春梅柳一庭幽，物在人亡動春愁。惟有春風無限意，依然香氣滿枝頭。

⑩ 〈父臨訣遺屬付兒理孫班孫遵行〉，《寓山注》，光緒乙亥本，附錄，頁2下-5下。

⑪ 《寓山注》，光緒乙亥本，附錄有〈寓山古青蓮院重建四負堂碑銘並敘〉，頁1上-2上。

⑫ 〈寓園〉，《商夫人錦囊集》，《祁彪佳集》，頁268。



〈寓山看芙蓉〉：

水面芙蓉滿江紅，兩堤衰柳不勝愁。夕陽西下長天色，雙淚何時盡碧流。

〈如夢令——寓園有感〉：

此地春光如繡，畫檻名花依舊。獨立悄無言，梅比腰肢還瘦。倬倬、倬倬，林外鳥聲依舊。

〈點絳脣——春日遊寓園〉：

春色溶溶，兩堤楊柳舒金線。韶光如電，頃刻飛花片。

金谷依然，景在人難見。閒遊遍，深深庭院，半是蟪蛄罽。

〈卜算子——初春遊寓山看花〉：

春半綠茵齊，處處香風透。滿目青山點翠苔，景色依然秀。

盡道柳絲黃，不解梅花瘦。回首鶯啼深樹時，正是鞦韆候。

〈卜算子——春日寓山看花〉：

煙暖碧雲樓，樓迴春山秀。風落殘紅水面飄，池內清波縐。

柳外小鶯啼，花鳥聲相鬥。喚起當年萬種愁，淚濕青衫袖。^③

每一回遊園，都喚起一份記憶的聯結，每一份記憶，都勾勒著一個清晰的影像，每一個清晰的影像，都負載著飽滿深厚的情感，它們跨越時間而來，虛虛實實、錯雜堆疊在寓山景物的空隙，亭臺依舊，花鳥如昔，往日的攜手言笑與今日的孤身獨遊彷彿重疊並置，寓山是今日，所以看到了哀愁，寓山也是昔日，可以耽溺片時的溫暖，孀婦以她的文字記錄了其中的片斷。

同遊的其他人是否也有如此複雜的感情？諸多女媳的詩作只存片羽，只有祁德瓊《未焚集》中有五首與寓園有關的作品，其中〈寓山看梅〉、〈寓山看桃〉二題三詩，偏寫園林中桃李花開的景象之美，如云：「穠華歲歲豔陽時，羅綺迎風別有姿。澄波雙照湘妃淚，方信崔家蹟面時。」寫碧竹掩映下桃花盛開的清豔風姿，只涉及池塘與植栽的景物關係。寫梅花云：「忽忽春風起，飛香乍滿衣。可憐冰雪質，不欲鬥芳菲。」單純歌詠梅花質性，與所在地無多關

③ 以上諸詩分見《商夫人錦囊集》，《祁彪佳集》，頁268、271、275、282、286、287。



聯。另首看梅詩：「樓敞雲陰薄，傷心花外來。風和新柳出，雪盡老梅開。香氣迎妝粉，春光照徑苔。貪看千片玉，日暮獨徘徊。」^⑨雖有傷心之句，但詩意不朝這個方向發展，讓她日暮依然徘徊的是為貪看如玉之花。對照著母親至寓山看梅則「爭春梅柳一庭幽，物在人亡動昔愁」，看芙蓉則「夕陽西下長天色，雙淚何時盡碧流」，在日暮晚鴉聲中，「還傍月光行」的祁氏母女，各自懷著不同的心事。祁家女媳所對應的寓山空間，猶如密園般，父親與祖父的身影只是輕淡的背景，年輕的生命關注的是，與母親、姊妹、姑嫂、女伴一同登臨的此時此地。只有〈同皆令游寓山〉略略溯及父親的園亭建築：

一舟攜遠客，池館白雲邊。歸鳥寒棲樹，蒼松暮拂煙。

看山高閣上，待月畫樓前。堂構今零落，無心整翠鈿。^⑩

攜客遊山，在雲煙飛鳥山月等自然景象之外，當視線停留在日漸老舊零落的建築，遂觸動了這片空間的歷史，帶出了滄桑之感。另首〈和楚佩游寓山〉則鋪陳空間蒼茫之意：

白雲高閣上，煙水正茫茫。天外收殘雨，山前過夕陽。

落花隨地滿，芳草拂堤長。鳥宿疎鐘靜，空林十里蒼。^⑪

前六句視野由遠而近，由大而小，白雲、煙水、殘雨、夕陽、落花、芳草，是一般山林景色，也是昔日父親努力經營過的園林景象，在末聯的鐘聲裏，迴蕩出人事凋零的空缺之感，寓園不可避免地走在荒涼殘落的路向上。祁德瓊為第三女，出生於崇禎十年，^⑫在彪佳沈水殉國時，她才九歲，寓園作為父親審美心靈與道德情操的實踐之地，對稚嫩的小女兒而言，感受自然遠不如母親的深刻與鮮明。《未焚集》中有大量與兄嫂、姊妹及其他女性友人的情感交流作品，成長過程中早已缺席的父親雖然影像愈來愈模糊，但在遊寓山之際，感受

⑨ 以上三詩分見祁德瓊：《未焚集》，《祁彪佳集》，頁311、308、302。

⑩ 祁德瓊：〈同皆令游寓山〉，同上註，頁301。

⑪ 祁德瓊：〈和楚佩游寓山〉，同上註，頁302。

⑫ 崇禎十年、十一年連得二女，而十年六月十九日云：「三女受王爾吉舅約。」可推知分別為三女、四女。



那零落空缺的空間，或許也是她感受著殘缺的父愛的一種表達吧。

祁德瓊去世於康熙元年秋天。⁹⁸因此《未焚集》中所呈現的閨門唱和為順治年間之活動，最晚不過康熙初年。順治年間的寓山仍不寂寞，作為殉國義士的遺族，加上祁家長期在家鄉累積的聲望與資產，商景蘭雖常落在追憶的悲傷中，但仍可帶領子女過富裕風雅的生活，並得到鄉人的敬重。當理孫班孫兩兄弟自任以故國之喬木，與魏耕等人縱酒談兵，當商景蘭率領女媳或對雪聯吟，或看花索句，寓山都是他們時常登臨聚會之所，寓山園亭縱使沒有大規模的新建設，必然仍有消極性的維護工作，是以坡間之梅、桃，水中之芙蓉，並未枯蕪於荒煙蔓草之中，仍得以順隨歲時呈現美麗景觀，成為主客賞玩吟詠的主要對象。至於老主人昔年精細規劃、主客題詠的數十景點，則在歲月中逐漸老去而模糊了各自的美感面貌，在今存的這些閨門唱和詩詞中未見個別景點的描述。

這是祁德瓊《未焚集》中的寓山，也是同時才女黃媛介來遊的寓山。黃媛介此前賃居西湖，每受汪汝謙周急，⁹⁹汪氏與祁家交情甚深，媛介前來梅市或者為然明終老前之引介，然明逝於順治十二年，¹⁰⁰則媛介來訪梅市約在此年前後。與祁家母女「畫閣聯吟恰一年」，¹⁰¹而後別去，黃媛介存有〈同祁夫人商媚生、祁修嫣、湘君、張楚縵、朱趙璧遊寓山分韻〉二首：

⁹⁸ 張德蕙有〈秋日哭修嫣〉，朱德蓉〈哭修嫣〉亦有「秋氣入簾櫳，落葉紛如織」之句，德瓊之逝應在秋天。而《未焚集》刊刻於康熙十三年春，商景蘭序云：「吾女德瓊之長逝也，蓋十有二年矣」，往前逆推，應是逝於康熙元年秋天。三篇詩文分見《祁彪佳集》，頁293、294、297。

⁹⁹ 清·鄧漢儀輯《詩觀初集》黃媛介小傳：「後僦寓西陵……終不免賣珠補屋之歎。地主汪然明時招至不繫園，與閨人輩飲集，每周急焉。繼從風雪中渡西興、入梅市，與商夫人諸閨秀唱和。」（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慎墨堂刻本，2000年），卷12，頁22，總頁643。

¹⁰⁰ 據錢謙益：〈新安汪然明合葬墓誌銘〉：汪氏卒於順治十二年（1655）七月。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卷32，頁1154-1156。陳寅恪先生以黃皆令往遊紹興在順治十五年，見《柳如是別傳》第四章，頁480。

¹⁰¹ 祁德蕙：〈送別黃皆令〉，《祁彪佳集》，頁292。



名園多異植，花遶曲檻邊。山抱蒼潭水，林藏碧樹烟。

棲鳥啼月下，迴棹泊霜前。酒罷同歸閣，開奩納翠鈿。

佳園饒逸趣，遠客一登臺。薛老蒼烟靜，風高落木哀。

看山空翠濕，覓路亂雲開。欲和金閨句，慚非兔苑才。^⑩

此與上引祁德瓊〈同皆令游寓山〉詩為同時之作，主客共同面對的寓山，依然木多異種，花開燦爛，而歷經滄桑的客人很快的掌握到寓山歷史中蘊蓄的悲情，「薛老蒼烟靜，風高落木哀」，與主人的「堂構今零落」相呼應。黃媛介另有〈春王五日同媚生祁夫人諸姊妹謙集世經堂觀鮮雲童劇〉、〈同谷虛修嫺湘君趙璧遊密園遇雨集韻牌〉、〈贈祁弢英〉、〈贈徐夫人〉、〈採菱同祁修嫺湘君趙璧〉等詩，而商景蘭與三女二媳俱存〈送別黃皆令〉及部分唱和之作，^⑪當時常聯袂吟詠者，還包括商景蘭之妹商景徽及其女兒徐昭華、外甥商雲衣，那應是祁商閨閣文學唱和的鼎盛時期，寓山與密園提供了此一閨閣集團可以自由出遊的空間，和體認時序、應接物色的場景。^⑫

這些閨閣唱和活動是否因商景蘭的高壽而得以長期延續呢？從今存文獻來看，似乎呈現出前後二期的斷裂。試觀祁德瓊逝世十二年後，才由其夫婿王穀章蒐集遺詩，商景蘭以七十高齡為亡女題序，流露極為沈痛的心情：

吾女德瓊之長逝也，蓋十有二年矣，生平吟詠十不存一二，每一念及，輒為惘然。今春吾婿鄂叔集其遺詩，得六十六首，將付棗梨。因持示予，并請予序。予撫卷歎息，摘其警句，令諸女孫向月下朗吟，覺昔時詠絮頌椒風度，恍在目前，不禁涕淚交墮。夫自先忠敏棄世以來，恃子若女，相依

⑩ 見王端淑編：《名媛詩歸初編》（清康熙間清音堂刊本），卷9，頁22下-23上。

⑪ 見清·鄧漢儀輯：《詩觀初集》，卷12，頁22-25，總頁643-645。商祁之作另見《祁彪佳集》附錄。

⑫ 高彥頤討論商景蘭孀居後所建構的女性社團，稱之為「社交性」社團，指出它運轉在一個較家居式社團更廣闊的地理空間內，分析其社會定位與社會威望。請參見氏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六章，頁239-245。

膝下，或對雪聯吟，或看花索句，聊藉風雅，以卒桑榆。今幼子見背，弱女云亡，即香奩麗句，亦僅存片羽。予復何心，能無悲悼？^⑩

「恃子若女，相依膝下」與「幼子見背，弱女云亡」是兩個劃開的階段：前者指順治年間，後者則是順治康熙之交以來的處境，蓋德瓊逝世之時，正當通海案爆發，一時因案株連者千餘人，魏耕被刑，祁家也捲入了風濤巨變中，康熙二年，班孫流放寧古塔，後來理孫以痛弟鬱抑而死，^⑪一門孤寡面對受到重挫亟待收拾的家勢，文學的聲音也啞了。一向重視保存文獻的祁家，聽任著兒子、女兒、媳婦的詩作流失。祁德淵早期詩作與張德蕙、朱德蓉曾合為《東書堂集》，德淵婚後夫婦唱和合為《靜好集》，後隨夫姜桐梧殉棺去；張、朱二媳未見再有結集；而祁德瓊的詩作在十二年後才由夫家蒐集，留存六十六首，生平吟詠十不存一二；是怎樣的家庭處境讓商景蘭「每一念及，輒為惘然」，卻終止於惘然無可作為呢？^⑫在商景蘭回憶中，康熙初年至十三年間失落為一段空白。

在《錦囊集》中唯一可確認為暮年文字的〈琴樓遺稿序〉中，流露極其哀颯的心情：

余七十二歲嫠婦也，瀕死者數矣。乙酉歲，中丞公殉節，余不敢從死，以兒女子皆幼也。辛丑歲，次兒以才受禍，破家身亡，余不即死者，恐以不

⑩ 商景蘭：〈未焚集序〉，《祁彪佳集》，頁297。

⑪ 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祁六公墓碣銘〉、〈奉萬西郭問魏白衣息賢堂集書〉諸文俱載魏耕與鄭成功、張煌言聯繫事蹟，以及祁氏兄弟與之交交往受禍過程，言詞之間流露同情與歎息，可相互參看。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卷13、44，頁174-179、255-259、1700-1702。另祁班孫在東北的情形，可參見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第六章，頁353-411。

⑫ 毛奇齡為徐昭華詩集題序，回憶三十年前過訪梅市東書堂，與商景蘭及其女媳論詩情狀，已指出「迄今三十年，四人詩已流播海內，但皆片鱗隻鶴，僅見他選中，不得全炙」。毛奇齡：《西河全集》（清嘉慶元年蕭山陸凝瑞堂刊本，1796年），卷514，頁2上。



孝名貽兒子也。未亡人不幸至此。且老，烏能文，又烏能以文文人耶。但生平性喜柔翰，長婦張氏德蕙、次婦朱氏德蓉、女修嫣、湘君，又俱解讀書，每於女紅之餘，或捻題分韻，推敲風雅，或尚遡古音，衡論當世。遇才婦淑媛，輒流連不能去，心不啻如屈到之嗜芰，嵇公之好鍛也，適焚棄筆墨，幾三十年。^⑩

回顧中，七十二年的歲月切割為三個段落，乙酉、辛丑是命運的兩道傷口。乙酉順治二年，祁彪佳殉國，她告別了婚姻生活的幸福，撫育兒女陸續成婚，孫輩出世，逐漸重建家庭盛況，更與女媳文友詩詞唱和，締造才女文化的盛況。然而辛丑順治十八年通海案發，其後兒子一徙一死，逐漸穩定的家庭結構又告崩解，女媳聯吟的雅好，似乎也一起碎裂了，「邇焚棄筆墨，幾三十年」，^⑪解說著這一才女團隊在通海案後的長期失聲。蓋順治年間之閨門唱和，筆墨華采並陳，康熙一、二年間，諸姊妹尚有哭修嫣詩。然在今存的諸人作品裏，除商景蘭有〈憶秦娥——初春剩國憶子〉^⑫一詞外，未見明白標示追悼孫、憶念班孫之作，或許不是因為佚失，而是因為哀莫大於心死，在難以負荷、無法解說的巨變之前，生命選擇了無言，直到它恢復力氣。案祁班孫自東北逃歸，成為毗陵馬鞍山寺之咒林明大師，卒於康熙十二年冬，^⑬班孫生前是否曾與母親相認已不可考，死後歸葬，身份得以公開確認，或許對一位年邁的母親而言，篤定的悲痛撞開了生死未卜的長期懸繫與隱忍猜疑，反而是讓她重拾筆墨記下心情的因緣，遂有次年春與二年後二篇序文的撰作。

除了〈未焚集序〉、〈琴樓遺稿序〉外，《錦囊集》集中是否還有商景蘭

⑩ 《祁彪佳集》，頁 289。

⑪ 「三十年」的數字或是一時筆誤，或是傳抄失誤。筆者懷疑應為「十三年」之倒置，康熙二年，商景蘭五十九歲，距撰〈琴樓遺稿序〉之七十二歲，適為十三年。

⑫ 《祁彪佳集》，頁 287。

⑬ 全祖望〈祁六公子墓碣銘〉載祁班孫自東北逃歸事，並載其臨終情形。《全祖望集彙校集注》，頁 258。



晚年重新發聲之作已難一一考定，然那些重遊寓山的詩詞以追憶夫妻之情為主，未觸及兒亡家破之痛，似皆為通海案發之前的作品。在祁家式微的過程中，男性主人逐一離席，寓山既曾見證著女性主人以各自的文學技藝編織家庭記憶或姊妹情誼，更曾見證著女性主人在巨大的家變歷程裏深沈的靜默。在商景蘭謝世之後，祁家女媳似乎終止了文學創作，^⑫寓山也走入了祁家消逝的文學歷史之中，成為一方凝定的磁石，吸附著有關祁彪佳與商景蘭的記憶。而人間真實的寓山，則逐漸回歸自然山林的面貌，隱沒為江南千山萬水間一坯難以辨識的山丘。

六、結語

上文從家的延伸、戶外劇場、文字臥遊、記憶空間等向度，分析寓山園林的女性空間。首先由祁家女眷參與寓山活動談起，彰明寓山的倫理性格，其中商景蘭以女性主人的身份與閨閣友人聚會，參與植栽與農務工作，更與祁彪佳溫馨經營「伙伴式婚姻」的理想生活。其次由社會空間的性質，觀察遊園的士女群像，寓山主客以一組〈春遊曲〉作了概括性的掌握，以園林為劇場，以遊女為群旦，書寫者以語文的主導權引領讀者觀看兒女邂逅等情節搬演，同時也構築了一處既真實而又虛幻的暫時性的差異地點。再次觀察寓山主客所建構起的文本空間，諸多晚明才女既經由閱讀臥遊寓山，同時也經由男性友人的人事網絡參與書寫寓山的工程，與主人進行文字上的對話，或者解讀園景名義，或者追索園記脈絡，往往流露女性敏慧的才思。最後，則觀察寓山在歷史變動中產生的質變，家國傾覆，寓山也捲入了漫天風濤，祁彪佳沈水殉節，二子參與反清活動，破家亡身，男性主人逐一離席，商景蘭率領女媳以各自的文學技藝編織家庭記憶與姊妹情誼，寓山既作為商景蘭通往昔日的時光隧道，更曾見證

^⑫ 毛奇齡：〈徐都講詩序〉：「自忠敏夫人亡後，其家並寂寂不復事此矣，閨中詩其不易傳如此。」《西河全集》，卷514，頁2上。



著女性主人在巨大的家變歷程裡深沈的靜默。

在上述的討論中，前二項乃通過男性的書寫而呈現，後二項則為女性主體的自我書寫，但我們不難發現：祁彪佳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其中。他主導寓山的園景建設，以美景召喚社眾士女群來春遊，並以文字描述詮說；他也統籌書寫寓山的文字工程，遂有異地才女以文字臥遊；他生前引領女主人一起成就寓山的倫理性格，逝後甚至於以記憶影像籠罩著寓山空間。於是在遊女嬉遊寓山時，有對寓山主人模糊的想像，在才女的題詠裏，有與寓山主人詩文的對話，在女主人的行事與詩文裏，有與寓山主人的溫馨攜手與深情追憶。在寓山園林的女性空間裏，寓山男性主人的身影無所不在，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兩性關係並非對立衝突，反而多屬相互欣賞、相互補足與相互成就。

最後，筆者想要指出的是：相較於湯顯祖與曹雪芹筆下的南安府衙後花園與大觀園，皆帶有極大成分的虛構性與封閉性，寓山園林是座落於真實人間的半開放空間；相較於杜麗娘、林黛玉與薛寶釵等青春啓蒙的少女形象，商景蘭、葉小紉等是熟諳生離死別、閱盡人世滄桑的成熟婦人。湯顯祖、曹雪芹等男性書寫者在創構的園林空間中，塑造了具有自覺意識的女性生命，展開對情愛與美麗的追尋過程，不論最後導向圓滿的回歸或者是悲苦的幻滅，其實都是男性書寫者建構了一套有效的書寫體系，進行自我價值的演示。而商景蘭、葉小紉則是女性自我才思的運作，以及人生處境的回應，在真實的人間園林裏，無處叩尋那主導生離死別、世變滄桑的力量，寓山男女主客都在不能自主的命運幽谷裡，摸索著實現自我價值的路途。

附記：承蒙二位審閱先生賜正，文中已作部分增補說明，唯仍有未能論述周全之憾，謹誌謝忱。

（責任校對：蘇怡如）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李格非撰：《洛陽名園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87冊。
- 明·祁彪佳編撰：《寓山注》，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間刊本。
- 明·祁彪佳編撰：《寓山注》，光緒乙亥本。
- 明·祁彪佳編撰：《寓山志》，尊經閣藏明崇禎間刊本。
- 明·祁彪佳編撰：《寓山續志》，北京圖家圖書館藏本。
- 明·祁彪佳撰：《祁彪佳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2月上海第2次印刷。
- 明·祁彪佳撰：《祁彪佳文稿》，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所藏珍本，1991年。
- 明·商景蘭撰：《商夫人錦囊集》，附錄於《祁彪佳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2月上海第2次印刷。
- 明·祁德澐撰：《未焚集》，附錄於《祁彪佳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2月上海第2次印刷。
- 明·王思任編：《祁忠敏公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清初烏絲欄稿本。
- 明·葉紹袁原編，冀勤輯校：《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1月。
- 明·汪汝謙編撰：《隨喜庵集》，清光緒間錢塘丁氏嘉惠堂刊《武林掌故叢編》本。
- 明·鄭元勳編撰，阿英校點：《媚幽閣文娛》，上海：上海雜誌公司據明原刊本排印，1936年2月。



- 清·王端淑編：《名媛詩緯初編》，清康熙間清音堂刊本。
-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
- 清·柳如是著，谷輝之輯：《柳如是詩文集》，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影明本，1996年8月。
- 清·全祖望撰，朱鑄禹彙校集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
- 清·毛奇齡：《西河全集》，清嘉慶元年蕭山陸凝瑞堂刊本，1796年。
- 清·鄧漢儀輯：《詩觀初集》，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康熙慎墨堂刻本，2000年。
- 清·朱彝尊撰：《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

二、近人論著

- 王 毅：《園林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
- 任明華：《紅樓園林》，臺北市：時報文化公司，2004年7月。
-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
-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臺北：鼎文書局，1973年5月。
- 孫康宜著、李爽學譯：《陳子龍柳如是詩詞情緣》，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2年2月。
- 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8年4月。
-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2002年12月。
- 張淑香：〈杜麗娘在花園——一個時間的地點〉，中研院文哲所、臺大文學院等主辦「湯顯祖與牡丹亭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2004年4月。



-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5月。
- 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3月。
- 曹淑娟：〈祁彪佳與寓山——一個主體性空間的建構〉，《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12月。
- 曹淑娟：〈夢覺皆寓——《寓山注》的園林詮釋系統〉，《臺大中文學報》第15期，2001年12月。
- 曹淑娟：〈流變中的凝視——《越中園亭記》的家鄉書寫〉，《臺大中文學報》第18期，2003年6月。
- 楊鴻勛：《江南園林論——中國古典園林藝術研究》，臺北：南天書局，1994年2月。
- 應裕康：〈王編祁忠敏公年譜述評〉，《中國學術年刊》第3期，1981年。
- 美·魏愛蓮(Ellen Widmer)著，劉裘蒂譯：〈十七世紀中國才女的書信世界〉，《中外文學》第22卷，第6期，1993年11月。
- 美·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 美·曼素恩著，定宜庄、顏宜葳譯：《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



